

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
于文青 编著

包公陈州行



赤桑鎮



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

中国戏曲小说



包公陈州行

于文青 编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戏曲小说丛书

包公陈州行

于文青 编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625 印张 2 插页 8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9-1581-6

1·1362 定价 4.00 元

前 言

郭汉城 谭志湘

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老戏剧之一。希腊的悲喜剧早已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惟余古希腊的剧场遗址在西风落日之中诉说着往昔的辉煌：它是世界最为古老的戏剧了。印度的梵剧晚于希腊悲喜剧，但比中国戏曲的历史要长一些，至今虽然偶有演出，那势态是微乎其微了，已不能够形成一条亮丽的戏剧风景线。惟有中国戏曲，至今还活跃在中国和世界的戏剧舞台上，无论是大城市的现代化剧场，还是小城镇的剧场，以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当中国戏曲走出国门，出现在外国友人面前时，它使多少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人士倾倒，也为黑皮肤和黄皮肤的非洲人、东方人喜爱。

中国戏曲究竟有多少个剧种？多少个剧团？始终难以得到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剧种在发展，剧团也在新旧交替变化之中，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统计，全国有二百九十三个剧种，

至今已突破了三三百个剧种，县以上的专业剧团有两千零七十二个，至于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业余剧团，那更如夏夜的繁星，数不胜数。剧团要演戏，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和代表剧目，这就构成了戏曲创作的繁荣。

戏曲剧目大致可分三类：一为传统剧目，一为新编历史剧，一为现代戏。戏曲传统剧目丰厚，八百余年的戏曲发展历史，经过岁月的筛选，积淀下来一大批剧目，从现存早期的南戏本《张协状元》以及其它宋元戏，到元杂剧、明清传奇，以至今日活跃在舞台的昆曲、京剧、地方戏……剧目丰富而多彩，但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解放以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政策推动下，一大批传统剧目经过戏曲工作者的整理改编，得以旧貌换新颜，迸发出迷人的光彩。在这套戏曲小说丛书中，我们主要取材于传统剧目。至于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我们将另编丛书。

从戏曲舞台本到戏曲小说，这是一个再创作过程。我们这一辑戏曲小说的创作宗旨，是既要反映舞台演出的风貌，又要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开掘，有所深化。在取舍过程中，摒弃封建糟粕是必然的。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戏曲本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而作为戏曲小说，将获得写作上的更大自由，无论是情境设置，人物行为，心理描述，都可以更为灵活洒脱，它将比舞台本更为丰富，也更为好看。希望它能负担部分培养戏曲观众的任务。

在这部丛书中，我们选了戏曲古典名著，如《长生殿》、《西施浣纱》等，以展现名著的典雅风韵。《玉堂春》、《花田错》、《群英会》、《王宝钏》等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其它地方戏中亦有同一题材的剧目演出，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亦

有所吸纳，使之更为丰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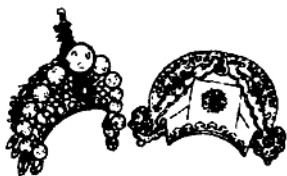
《包公陈州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则取地方戏演出本为底本，然而，又不是仅止一种，是在多种地方戏剧本综合基础上再创作，有想象，有发挥，有补漏。

有些戏曲剧本是取材于古典小说的，如《群英会》、《连环记》，它们与《三国演义》有一定关系，当古典小说被戏剧家看中，搬上戏曲舞台之际，戏剧家对小说已经过了裁剪，且经几代戏剧家反反复复进行加工，经过几代观众的考验，戏曲小说是在戏剧剧本基础上的创作，已与原小说相去甚远了。原小说有原小说的风采，戏曲小说自有戏曲小说的情致风韵，二者是不能替代的。

《中国戏曲小说丛书》（第一辑）所撷取的剧目大多是经过舞台考验，情节曲折，人物生动，颇具可读性的。有人把戏曲称之为“传奇”，传奇，传奇，无奇不传。我们所辑的戏曲小说十二种，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的，以展现戏曲风貌。

在戏曲小说与朋友们见面之际，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这将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希望朋友们喜爱它。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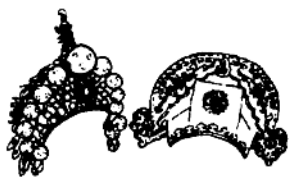


漫漫陈州路，
多沟又多坎。
习习春风吹人暖，
大路走来包青天。

步沉沉，意乱乱，
君命在身查赈案，
民望呼唤解倒悬，
举步走关山。

一颗爱民心，
一副无私颜，
三口铜铡寒光闪，
治罪污吏斩赃官！

北宋仁宗年间，陈州地区不知怎么得罪了老天爷，前年一场大水把到手的庄稼冲了个溜光，去年和今年又是久旱不雨，地里寸草不长，庄稼颗粒未收，大地一片枯黄，不见半丝绿色。村头道边的树，从树干到树梢白白的、光光的，树皮和树叶都被人们扒光勒净，充饥吃了。百姓们确实无路可走，无法活下去了。茫茫陈州大地，遍野饿殍，尸曝田头，真是惨不忍睹。



灾情很快传到京都，黄门官急忙将陈州送来的本章，呈与皇上请求御览。

仁宗皇帝阅罢来自陈州的奏章，慢慢抬起头来，向坐立两旁的文武大臣宣读了这个消息，并急切要众卿拿出主意，以解陈州百姓倒悬之危，燃眉之急。

德高望重的老臣王延龄，慢慢站起来，说：“臣启万岁，既然陈州百姓遭此大难，万岁就该命一大臣前去赈济灾民才是！”

在场的文武百官，多数随声附合，都认为速速派臣前往放赈为宜；有的则深思不语，在打着自己的算盘。仁宗见此，接着又问：“但不知命何人前去？”

这时，坐在最把边儿的孙秀站起来，说：“臣启万岁，国舅庞昱颇有才，命他前去陈州放赈，可谓最佳人选。”

王延龄扭过头去看了孙秀一眼，摇了摇头，说：“万岁不可！想庞昱年幼资浅，经验不足，赈灾任重，事关君恩民心，诚恐有误国家大事，望万岁慎重才是。”

坐在仁宗右边的掌朝太师庞吉老臣，听了王延龄的话，心里好不是滋味，他欲怒又止。心想，好你个王延龄，过去你处处与我作对，我恨你又怕你，因为我人单力孤。如今，我女儿庞秀英已进宫伴驾做了王妃，我被皇上封作掌朝太师，又是国丈，我儿庞昱被封当朝国舅，况且，孙秀是我乘龙快婿。如今我在朝中北辰星拱，人望所归，我还怕你何来？于是说：“臣启万岁，臣子庞昱虽然年幼，颇有志向，更多胆量。况且，又是皇家内亲，哪有不竭力报效皇家之理？我主三思！”庞吉说

罢，二目死死盯着仁宗。

仁宗见他与王延龄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便看看王延龄，又看看庞吉，因早知他们之间有隔阂，看法难以统一，又不愿为此事让他们争论不休伤了和气，想想觉得庞太师说的也在理，庞昱虽然年轻，但他毕竟是皇家内亲，怎能不为皇家效力，而去做忘恩负义之事？仁宗想到此，向众卿摆了摆手，说：“众卿不必多奏，传庞昱听旨！”

早已站在大殿外边等候多时的庞昱，闻听传他上殿，急忙抬腿跨进殿来下跪听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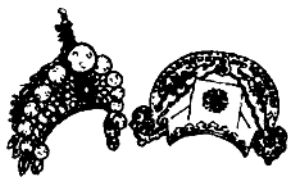
仁宗说：“命卿在库中领银十五万两，外封安乐侯，前去陈州赈济灾民，待事告成，回朝另有封赠，领旨下殿去吧！”

庞昱连声“遵旨”，不住谢恩，退了下去。

众文武百官，见圣上已降旨封侯，还有什么好说的？仁宗朝事已毕，在大小太监簇拥下起驾退朝。众大臣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对视一笑，其心思如同各自的面目，一人一个样。相互间道了两句“走好”、“明儿见”之类的话儿，一一退班去了。走在最后的是庞吉老太师，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他感到今儿个天显得格外高，路也觉得格外宽，迈出步子也甚感轻松，他刚要用劲笑两声，侧头一看，儿子庞昱在殿外等他。于是，抬手把他叫到身边，说：“我儿此番前去，勿负万岁重恩，定要报效皇家，为为父争光露脸才是！”

庞昱满口应诺，一一答应。爷儿俩越说越高兴，步子也越走越快。那三层七十余级的台阶，不一会儿就走了下来。庞吉老太师回头望了望金碧辉煌的大殿，对儿子庞昱说：“走，快回府中安排酒宴，与我儿饯行！”





庞国舅奉旨携银来陈州放赈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陈州大地。陈州知府蒋完正襟危坐于二堂上，心急如火地在等待报子来报国舅庞昱的行程，以便好前去迎接。

正在这时，只见报子风风火火跑上来报：“启……启禀大……大人，庞……庞国舅，奉旨赈……赈灾的人……人马，已离城不……不远啦！”报子一是因为激动，二是因为跑得太急，禀报时有些结结巴巴的。蒋大人一听，惊喜之中又有些慌张。忙说：“命你吩咐知县，带领百姓，头顶香盘，出城迎接，不得有误，越快越好！”

报子道了一声：“遵命！”又跑了出去。

蒋大人回头又赶忙呼唤衙役人等顺轿出城。

陈州城外的大道上，人喊马叫，香火缭绕，百姓们挤了个水泄不通。这是万岁降恩，派员为百姓赐福来啦，他们怎不谢天谢地，感恩戴德地前来迎接呢？

庞昱见如此热烈而又隆重的场面，心花怒放，得意洋洋。明知故问道：“前道不行却是何为？”

鸣锣开道的人役回禀道：“府县挡道！”

庞昱坐于轿中暗暗发笑，心想这其中必有说头，于是，吩咐：“馆驿伺候！”

在一片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在众人簇拥下，由知府、知县开道，庞国舅被迎进迎宾馆驿。

馆驿不大，有几进院子，十数间房屋，已年久失修，一副破败景象，一看便知这里很少有要员和贵人来了。不过，今日打扫得倒是干干净净。

蒋知府和贾知县把侯爷领进馆驿安排好住处，说了很多感恩戴德、念兹在兹、名动天下之类的套话、官话。比如：“侯爷远道而来，多受风霜，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啦，“侯爷真是陈州百姓的再生父母、救命恩人”啦，等等，等等。

庞昱先讲了几句圣上对赈灾极为关注的话，接着便问起当地的灾情和风情。

贾知县满脸堆笑，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地上前说：“托侯爷的福，这里官清民顺，灾情虽重，民风尚好。”

庞昱点了点头，表示满意。于是对贾知县说：“大家都很忙，没有必要都陪着我。贵县先回衙理事去吧！我与蒋知府再商量一下别的事情。”

贾知县谢罢侯爷，转身走了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庞昱和蒋完二人。庞昱把为赈灾圣上发下的赈银数量（他昧下了五万两）及其救济办法，粗略地谈了一下，蒋完听后没有急于表态，但是看得出他在认真地思考，心里在琢磨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又默默地反复念叨着：十万银两，每人发放一吊大钱？先是点头，后又摇头。这种既肯定又否定的表态方式，令庞昱费解。他见此人是老手，有心机，有主意，但不知道他对自己的意见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难猜难测，疑团莫释。庞昱不想与他捉迷藏，斗闷子，于是，直接了当地问他：“怎么样，每人这个数不算少吧？”

蒋完笑了笑没有说话。

庞昱实在摸不透这位知府大人到底想为陈州的百姓争到何种数字，于是又反问了一句：“怎么着，再多一点儿？”

蒋完这次把脸儿沉下来，没有再笑。然后想了





想，说：“依下官看，圣恩重于山。不过，每人一吊吗，多了。区区草民何德之有，怎能享受得了呢？每人给他们二百铜钱也就足矣！”

庞昱一听，这位知府大人的心够狠的，手够黑的！二百铜钱仅是一吊大钱的五分之一呀！有胆量，有气魄，是个可以合作的伙伴。于是上前拍着他的肩膀说：“此次放赈请兄代劳。”

蒋完一看，这位侯爷如此大方，这般放手，心想，这十万赈银还不是他吃剩下的，还不知是全部赈银的几分之几呢！又一想，得啦，无利谁早起呢？现如今不都是过手三分肥吗，干吗对他这样计较呢？他既然让我来代劳，说明人家看得起咱，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不都是心对心吗！蒋完想到这儿，笑了笑说：“谢谢侯爷对下官的信任，请侯爷后堂歇息，放赈之事嘛，尊敬不如从命，我一定照侯爷的旨意去办理，请侯爷放心。”他见侯爷对他的一言一行还算满意，于是又大着胆子说：“陈州虽是个古国所在地，就算是过去有过什么古迹遗址，也早已成为废墟。如今的陈州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风花雪月之处可供侯爷观赏游玩，不过，附近有个斗母娘娘庙，近日来前去进香火还愿的信男信女很多，倒是可以走走，看看风土人情。说不定侯爷能寻到乡间民俗的乐趣呢？”

庞昱听了这位知府有关地域历史和风土人情的一番介绍，觉得此人很不简单，不论是待人接物，还是谋事献策，精明能干，人才难得。他的心里十分满意，也很感激。特别是近日他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好似梦中的美事，但这却是活生生的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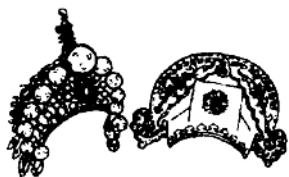
实。人们都幻想着万事如意，他却超越了这万事如意，而成为万事顺意了。常言道：要得真富贵，还得帝王家。这话儿一点也不假。此次陈州放赈，命该我庞昱升官发财，可话又说回来啦，如果没有我父兄的推荐，没有我那国色天姿的妹子陪王伴驾，这一切又谈何容易？庞昱想到这儿，不由得笑出声来。为了掩饰其内心的喜悦，他故作姿态的“唉”了一声：“人生贵在得知己，难得蒋兄一片心哪。”后又急忙收住笑容说：“看你说的，我是为陈州的黎民百姓解决困难来了，哪有闲情逸致去寻欢求乐呢？”这位侯爷后来在蒋完再三催促下才去后堂歇息。

世乱起盗兵，荒年多贪官。这是规律，是人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庞昱没有打破这个规律，他同蒋完一起在这荒年中也做了吞银扣粮，刮尽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他们不管灾情多严重，不顾百姓的死活，按照他们既定的方针，潦潦草草地处理了这次放赈活动。百姓空喜欢了一场，他们白白心虔志诚地去迎接这位侯爷，他们感恩戴德对上天，也没有得到多少回报，他们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依然在生死边缘上苦苦挣扎。

庞昱就这样一不用操心，二不用费力，轻而易举地发了一笔数量可观的国难财。他住在陈州驿馆里，除了吃喝就是睡大觉。这天忽然想起蒋完说的娘娘庙来，是啊，成天囚在屋里点钱玩有什么意思，不如到大街上游游逛逛，散散心思。庞昱想起一出是一出，说去就去。于是让他的随从和人役带路护驾，要到娘娘庙去看看。

陈州在历史上说来也曾一度辉煌过。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陈国，北周时置陈州，到宋时升为准宁府。但现在，这里成了三年五载不是涝就是旱的多





灾地区，昔日的辉煌，已被战争和天灾破坏，如今满目是破砖烂瓦，实在是没有什么风景名胜去观去寻。何况连年遭灾，大多数市肆已凋敝关张。在那唯一的一条称得起大街的道路两旁还有几处尚未关门上板的店铺，柜台前冷冷清清，只有老板一人，很少见有顾客出进。庞昱一行人无心在这里逗留消磨时光，他们迢迢达达直奔娘娘庙的方向走去。

离城不远的田各庄有一位姓田名启元的员外，此人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今几个，他正在叫人准备车辆为夫人去娘娘庙还愿进香，忽然家院田忠来报道，门外有众多百姓前来求见，言道庞昱吞银扣粮，求员外做主。田员外为人和气，办事公道，是个助人为乐、有求必应的人，但他对官场上的一些事情却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今天这事他本想不管，可如今百姓连年遭灾生命难保，幸遇朝廷开恩放赈，可又有贪官害民，岂能不管？于是，他让田忠去告诉众乡亲，请稍等，待他安排一下，再共同商量个办法。

田忠走后，田员外忙将夫人请来。

田员外的夫人金玉仙，方年三十来岁，虽说不上有羞花闭月之貌，但在这穷乡僻壤里也可称得上是天仙似的美人。她上宽下窄的瓜籽脸上，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个头不高也不矮，身条不胖也不瘦，一身可体的衣裙，透着精干聪明。她来到堂前，轻声问道：“员外，将妾身唤来有何事相议？”

田员外把刚才的事情告诉夫人，并与夫人商议，请她自己前往娘娘庙还愿，问她意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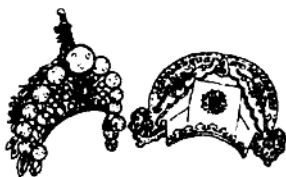
金玉仙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子，她对丈夫言听计从，百依百顺，是个有名的贤妻良母。两个人刚刚商议好，田忠走进来，田员外说：“田忠，你准备好香烛，随夫人前去还愿，快去快回。”

田忠说：“请员外放心。车辆已停在门外等候，请夫人上路。”

当时的人，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无钱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遇到什么疾病、困难、危机等，或是有什么愿望、请求、心思等，都想去庙宇祈祷神灵保佑、帮助，甚至请求各路神仙赐于自己一种力量和办法等。一旦情况有所好转，人们就要去向神灵烧香还愿，磕头拜谢。是啊，在那落后的时代，无知的人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能认为老天爷最公平，庙宇里的神佛最灵验。斗母娘娘庙在这一带是最大的庙宇，不去求她，又去找谁呢？因此，在去往娘娘庙的大路上，人很多，他（她）们都怀着一颗虔诚、善良的心急急忙忙赶路。田忠在前边开路，车夫一手拉着缰绳，一手举着鞭子，他们一面大声向人们喊着：“劳驾！”“借光！”“谢谢！”一面大声吆喝着牲口，在人群中吃力地往前走着。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来到庙门前。老道长站在门前高台阶上，见从车上走出来的是位有身份的施主，急忙走下台阶上前施礼相迎。

金玉仙在家人的带领下进得庙来，摆放好供果，点燃好香烛，轻步走到神龛前，稍稍定了定神，双腿跪在龛前的圆墩上，然后双手合十放于胸前，面对斗





母娘娘神像默默地祷告着。她貌美贤德，心虔志诚，感谢娘娘保佑，再求娘娘赐福。金玉仙一片虔诚地对神灵祷告完毕，慢慢站起身来，转身正要往外走，忽然一伙人拥着一位官员进来，她躲闪不及，正好被那位官员撞上。那位官员为之一愣，脱口叫了一声：“呀！好个绝色女子！”田忠见势不妙，急忙上前掩护夫人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这伙人正是庞昱一行，随从庞富见侯爷对这位小娘子有些那个，连忙上前，小声问：“怎么，侯爷您看上了她？是否要小人前去提亲？”庞昱两眼死死盯着急急忙忙往外走的金玉仙，顾不得回答，只是点了点头。当他见那女子走出大殿正要下台阶时，他急了，把手一挥，大声叫道：“快去办来！”

主子的嘴，奴才的腿。主子一声令，奴才把令行。庞富急忙走上前，将田忠拉住说：“请问老头儿，你们到此干什么来啦？”

田忠回头看了庞富一眼，没有好气地说：“烧香，还愿！”

庞富摆出一副仗势欺人的架式，怪声怪气地说：“烧香许愿，是不是求娘娘为这位小娘子找个好主儿呀？”

田忠气愤地回了一句：“你，你……你胡说八道！”

庞富又嬉皮笑脸地说：“老头儿，别生气，你看，那就是安乐侯庞昱庞大人。侯爷有心将这位小娘子收为夫人，她若应允，富贵不小！请你去问上一问如何？”

田忠气得几乎要骂娘了：“住口！你知我家主母是何等人家，告诉与你，不要胡闹，我家主人田启元乃是当地绅士。你等还不滚开！”

庞富一听，似有所悟，不住地点头，自言自语地说：“噢，怪不得这位小娘子有如此大家贵妇风范，原来是当地绅士田启元的娘子，这——我得请教侯爷看如何是好。”

庞昱一听，冷冷一笑：“哼哼，好不识抬举的东西，与我抢！”

自古红颜多薄命，只为好色权势人。庞昱一个“抢”字出口，金玉仙被庞富一伙，连拉带扯，推推搡搡，抢回驿馆。

进了驿馆，庞昱嘻笑着上前对金玉仙说：“我乃当朝国舅，父为掌朝太师，你若从下我的亲事，金帛珠玉应有尽有，一生富贵无尽无穷。我要把你从这连年灾荒的穷巷陋室里，接到京都富丽堂皇的朱楼翠阁之中，你看可好？”

金玉仙义愤填膺，羞恼万分。她将这羞恼与愤怒，化作千仇万恨，大骂庞昱贼子：“呸！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禽兽，不懂王法，强抢民妇的贼子！休言你是皇亲国戚，莫提你家富贵无穷，那都是卖身求荣换取，那都是搜刮民脂民膏而中饱！你头戴乌纱为藏垢，身着蟒袍用血染，有何值得炫耀？”

金玉仙一张利口，把庞昱骂了个不吐核！庞昱恼羞成怒，将金玉仙踢倒在地，骂道：“好你个不识抬举的泼妇刁民，我好言相劝，非但不听。反恶言辱骂于我，我岂能饶你，与我打！狠狠地打！”

庞富见此，忙上前劝阻：“侯爷息怒，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再说，真真把她打个三长两短，岂不太可惜？”

“依你之见呢？”庞昱气得直喘粗气，恶声问道。

“将她带到后面，耐心相劝，珠宝相赠，她若回心转意，岂不——”庞富的话说了半截，庞昱觉

